

中国与埃及建交的 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纪念中非开启外交关系 65 周年

唐 宝 才

内容提要 65 年前，中国与埃及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为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作出历史性贡献。中国和埃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有相似的历史遭遇，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中埃建交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对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都产生重要影响。65 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和埃及始终相互理解和尊重，相互信任和支持，互为彼此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埃关系是构建中阿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先试样板。同时，中埃建交具有“示范效应”，对于中国与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深化友好合作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关 键 词 中埃建交 历史意义 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阿命运共同体 先行先试样板

作者简介 唐宝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理事（北京 100101）。

中国和埃及于 1956 年 5 月 30 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1999 年 4 月，两国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60 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埃建交不仅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而且对中非友好合作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埃建交的背景及过程

中国和埃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明。中华文明已

有 5000 年的历史。公元前 3200 年，美尼斯统一埃及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经历了早王国、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王国时期，共 30 个王朝。中埃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古代丝绸之路把中国与埃及联系在一起。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中国西周的丝绸就经过中亚、西亚，辗转运抵埃及。据说埃及艳后克丽奥帕特拉就曾享用中国的丝绸。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中国史籍上最早出现的非洲地名，被称为“黎轩”、“乌迟散”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双方的交往增多，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汉武帝派使臣到黎轩的记载。据《后汉书》记载，公元 120 年，西海（即亚历山大城）杂技和魔术演员抵达洛阳，登台表演。埃及天文、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地理志》（约公元 150 年成书）一书中首次记载中国，称中国为“秦尼国”或“赛里斯国”。到了明朝，中埃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据《明史·西域传》记载，永乐年间（1403—1425 年），埃及马木鲁克王朝派使节访华，英宗正方六年（1441 年），埃及苏丹王再次遣使到中国。1405—1433 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最后一次船队到达埃及的艾得哈布。^① 19 世纪中叶后，中埃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埃及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是，两国交往并未完全中断，包括官方往来。

中国和埃及都曾遭受殖民主义压迫与剥削，遭受帝国主义封锁和侵略的威胁，面临着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任务和使命。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掀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一页。1952 年 7 月 23 日，以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成立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国家政权，并于 1953 年 6 月 18 日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新形势下，两国建交是人民的要求，是历史必然，虽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障碍，但它只是时间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国家并不承认新中国，而是跟随西方国家支持台湾蒋介石当局。20 世纪 50、60 年代亚非国家纷纷兴起民族解放运动，以推翻西方殖民统治，赢得国家独立。埃及作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大国和“领头羊”，被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标杆。1955 年 4 月，万隆会议召开为中国与包括埃及在内的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1955 年 4 月 14 日，周恩来总理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在缅甸首都仰光加拉顿机场第一次见面。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纳赛尔总统多次进行深入交谈，双方介绍了各自国家的情况与对外政策，并对许多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打消了埃及因西方负面宣传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关于中埃建交，两国领导人商定，从贸易开始，逐步实

^① 安惠侯 《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始末》，《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3 页。

现关系正常化。^①

万隆会议后不久，埃及宗教事务部长艾哈迈德·巴库里访华，双方签署了《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这是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政府间协议，也是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同年 8 月，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布·努赛尔访华，双方签订了贸易协议和执行协议的议定书，规定互设“商务代表处”，并赋予其一定的外交待遇。1956 年 5 月 16 日，埃及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时撤销对台湾当局的承认。5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欢迎埃及政府这一友好立场。5 月 18 日，周恩来总理致函纳赛尔总统指出，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有利于促进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纳赛尔总统约见中国商务代表李应吉时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早已确定的事，前些时未宣布承认，原因是本想使西方大国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让这个地区安宁一些。但是这些大国不想同埃及做朋友，而向以色列继续大量提供军火。在此情况下，目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最好的时机。”^②两国于 1956 年 5 月 30 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埃及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和阿拉伯世界，中埃建交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和阿拉伯世界建立外交关系的新时代。

中埃建交对两国关系的深远影响

建交以来，中埃关系得到持续、稳定发展。两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权益等方面相互支持，在维护世界和平、地区稳定和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等方面团结协作。中埃关系并没有因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导致埃及国家领导人变动而受到影响，埃及官方与民众、国家领导人与社会精英、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上有广泛共识，使两国关系犹如黄河水和尼罗河水不断奔腾向前。

（一）中埃建交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

1956 年 5 月中埃两国宣布建交后不久，两国首任大使就到达对方首都。7 月 22 日，首任中国驻埃及特命全权大使陈家康向纳赛尔总统呈递国书。9 月 17 日，毛泽东主席接受了首任埃及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哈桑·拉吉布递交的国书。

① 安惠侯 《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始末》，第 7 页。

② 杨福昌 《中阿关系 60 年友谊历久弥坚——纪念中阿建立外交关系 60 年》，载张宏、刘欣路编 《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埃建交 60 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 页。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坚决支持埃及反对英、法、以三国武装入侵,坚决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埃及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统一等重要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亚非欧14国的外交重大活动,第一站就选定埃及。1963年12月14—21日,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埃及(当时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①),在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五项原则:(1)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非洲各国以和平方法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4)支持非洲各国人民根据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5)主张尊重非洲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反对任何外来的侵犯和干涉。1965年4月1—2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访问埃及,与纳赛尔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1965年6月19—30日,周恩来总理第三次访问埃及。6月20日,纳赛尔总统在为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我们和我国人民非常尊重你们伟大的国家,我们非常重视与伟大国家的人民的兄弟关系,我们对贵国人民革命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感到非常敬佩。”周总理在讲话中说,“中国人民无保留地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所进行的为返回自己家园、恢复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权利的斗争。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斗争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②周总理三次成功访问埃及为此后中埃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9年4月,中埃两国元首就世纪之交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就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建立两国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并发表联合公报。2006年,两国外交部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战略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2014年6月塞西总统执政后,中埃关系发展驶入快车道。同年12月,塞西总统访华,两国元首决定将战略合作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9月,塞西总统在一年之内两次访华,并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埃及仪仗官兵还参加了天安门阅兵式。2016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历史性访问,双方发表了《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签署了涵盖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新闻等诸多领域的21项合作协议。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卢克索神庙举行的中埃文化年开幕式活动,习近平主席还特邀塞西总统以嘉宾国

① 1958年2月,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61年9月,叙利亚发生政变,退出“阿联”。1971年9月,阿联改名为埃及。

② 唐宝才编著《中国—埃及》(阿拉伯文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身份出席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此访夯实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开启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在中国抗疫的关键时刻，埃及政府和人民向中方提供了坚定支持，塞西总统致函习近平主席，并派卫生部长哈莱·扎耶德作为特使访华，向中国赠送口罩。埃及千年历史地标、三大世界文化遗产地，开罗萨拉丁城堡、卢克索卡尔纳克神庙和阿斯旺菲莱神庙以灯光秀的形式同时点亮“中国红”，辉映五星红旗，以此表达埃及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

在埃及面临抗疫紧迫任务之时，中国政府分三批向埃及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中国各省市、社会团体和企业的多批援助物资也接连运抵开罗。中国还向埃及提供疫苗援助和支持，克服埃及国内疫苗供需紧张困难。埃及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关于新冠病毒疫苗合作意向书》的国家，第一批开展中国国药疫苗Ⅲ期临床试验的国家，非洲大陆第一个同中国签署新冠疫苗分装生产合作协议、本地化生产中国疫苗的国家。“邦域相异，休戚与共”，是埃及著名诗人艾哈迈德·邵基写下的诗句，也是中埃两国人民合作抗击疫情的写照。2020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主席与塞西总统通电话，双方均表示通过携手抗击疫情，必将加深中埃两国传统友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埃关系，愿同埃方携手努力，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把中埃关系打造成构建中阿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先试样板。”^①

（二）中埃建交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中埃建交对于双方经贸合作和各自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55 年 4 月万隆会议期间，埃及总统纳赛尔拜会周恩来总理时提及西方国家对埃及实行经济制裁，抵制购买埃及主要换汇产品棉花，致使大批棉花积压、难以销售，蒙受巨大损失。周总理表示，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多消费一两棉花，中国就会用光埃及每年生产的棉花，并承诺进口埃及棉花。^② 中国代表团回国后，周总理即指示经贸部派遣庞大代表团赴埃洽谈购棉事宜。^③ 在埃及遇到困难时，中国给予其坚定支持。这不仅为中埃建交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也回击了制裁埃及的西方国家，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埃及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商务代表处”的国家，

①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24 日，第 1 版。

② 安惠侯 《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始末》，第 7 页。

③ 刘宝莱 《光辉的里程——中阿关系蓬勃发展 60 年》，载张宏、刘欣路编 《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埃建交 60 周年纪念文集》，第 27 页。

这与两国间政治、外交关系持续发展是一致的。在两国建交后,双方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承包劳务、航空和交通等方面签订协议并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1957年12月23日,周总理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埃及贸易代表团和医学与科学代表团。1982年3月,埃及举办开罗国际博览会,中国工业产品参展受到埃及工商界和消费者的欢迎。1989年12月,由中国援建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竣工,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会议场所。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的外形设计把伊斯兰的中心建筑与现代建筑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其内部装饰则体现了两个文明古国人民的友谊与智慧。^①1994年,中埃两国签订《鼓励与保护双方投资协定》与《关于民事、贸易、刑事问题的司法协助协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向前发展。1997年12月25日,埃及亚历山大城举办展览会,中国的空调、微波炉受到当地欢迎。1998年5月24日,中国企业与埃及银行机构签订协议,建立中埃股份投资公司,参与埃及第一个经济特区——苏伊士湾经济特区建设。

1999年4月,两国签订经济技术、海运、旅游合作与农业合作等一系列协议,由此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0年4月4日,埃及商会和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在开罗举办了“中国日”活动,让人们了解中埃关系发展,并着力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同年6月22日,中埃两国经济贸易联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埃及落下帷幕,双方就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达成共识。2002年3月18—20日,中埃联合商会理事会首次在开罗召开。2004年7月6日,中埃投资论坛在开罗举行。2006年11月,埃及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2011年初以来的埃及动荡局势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埃及政府采取措施恢复生产,增收节支,吸引外资,改善民生,多方寻求国际支持与援助,以渡过经济困难。2014年6月塞西总统执政后,埃及政局趋于稳定,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投资环境,取得良好成效。在埃及动荡期间,中埃关系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尊重埃及人民的选择和意愿,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埃及内部事务。近年来,中埃两国在贸易、投资、产能合作、“一带一路”合作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贸易方面,中埃双边贸易保持增长态势,2019年双边贸易额132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埃及出口122亿美元,从埃及进口10亿美元。2020年,中埃贸易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现逆势增长,贸易额达145.66亿美元,同比增长10.34%;其中,中国对埃及出口136.43亿美元,同比增长11.83%;中国从埃及进口9.22亿美元,同比下降7.84%。^②由于贸易结构问题所致,中国是埃及最

① 唐宝才编著《中国—埃及》(阿拉伯文版),第55页。

② 《2020年中国对埃及出口增长11.83%,进口下降7.84%》,中国商务部网站,2021年2月22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1/k/202102/20210203040170.shtml> [2021-03-09]

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投资方面,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9 年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流量 1096 万美元;截至 2019 年末,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存量 10.86 亿美元。据中国驻埃及使馆经商处不完全统计,中国企业通过不同渠道对埃及的直接和间接投资额累计超过 75 亿美元,创造本地就业岗位近 3 万个。投资领域集中在油气开采和服务、制造业、建筑业、信息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等。^①两国尤为重视产能合作,2014 年塞西总统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建立中埃产能合作机制达成一致。2015 年 9 月签署产能合作协议,确定了交通、电力和工业等领域的十多个产能合作优先项目清单。双方以重点项目为依托,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按照“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商业运作、国际惯例”的原则,开展上述项目投融资合作。

承包工程方面,埃及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承包工程市场,中国企业在埃及的承包工程业务增长快速。目前中埃合作的重点项目包括: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于 2018 年 3 月开工,时任埃及总理谢里夫·伊斯梅尔和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为项目奠基。埃及国家电网 500 千伏输电线路项目,是中埃产能合作首个签约执行并完成融资关闭的项目,也是埃及多年来规模最大的输电线路项目。其他重点项目还有埃及斋月十日城市郊轻轨项目、阿斯旺本班光伏工业园太阳能电站项目、艾因苏赫纳港口二期集装箱码头工程等。

“一带一路”合作方面,埃及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支点国家,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天然优势。作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埃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始建于 2008 年,起步区面积 1.34 平方公里,已全部开发完成;扩展区面积 6 平方公里,拟分三期开发。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与塞西总统共同为扩展区启动揭牌。合作区建设以来,产值超 10 亿美元,累计吸引协议投资额超 10 亿美元,向埃及政府缴纳税费超 1 亿美元,带动本地就业近 4000 人。^②

总之,经贸合作是中埃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埃关系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未来中埃经贸合作需要向高质量发展。

(三) 中埃建交对两国文化交流的影响

建交之前,两国在 1955 年 5 月签署的《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对中埃建

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埃及》,2020 年版,第 69 页。

②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埃及》,第 74 页。

交起了铺垫和推动作用；建交之后，两国文化交流合作得到极大促进和提升。

根据《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1955年冬，中国派出包括杨福昌、夏珊安、李振中等在内的7名学生前往开罗大学学习阿拉伯语，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埃及的第一批留学生。^①学成回国后，他们有的从事外交工作，有的担任教学研究工作等，为中埃、中阿、中非友好作出积极贡献。例如，杨福昌后来担任了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驻埃及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和外交学院院长等职。

1956—1958年和1962—1965年，中埃文化交往较多。1956年5月31日，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来中国讲学的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的埃夏瓦利比教授和著名历史学家菲克里博士。1957年8月23日，中国北京篮球队与埃及国家篮球队在北京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周恩来总理和埃及首任驻华大使拉吉布一起观看比赛并与两国运动员合影留念。1958年7月22日，中埃两国举重运动员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友谊比赛。1963年10月30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了埃及教育代表团。1964年8月24日，中国科技委员会与埃及科研部签署关于发展两国科技合作的联合公报。

1964—1965年，中国向埃及派出第二批、第三批10多名留学生到开罗大学学习，被安排住在附近的大学城，笔者有幸是其中之一。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掌握阿拉伯语，还特地聘请曾给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上课的阿卜杜勒·哈米德先生来教我们（含进修生）阿拉伯语。我们牢记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时在使馆接见我们的讲话精神，努力刻苦学习，与埃及、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同学交朋友，加深彼此了解和友谊。1969年学成回国后，我们中许多人成为中联部、文化部、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骨干力量，为促进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在“文革”期间，我国向埃及派遣留学生的的工作曾中断几年，直到1978年又恢复正常至今。^②“文革”结束后，中埃恢复了正常的文化交往。例如，1982年11月，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会长努曼·马贤率领穆斯林代表团访问埃及。1992年5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亚非团结埃及委员会共同组织的中国—阿拉伯对话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专家学者与阿拉伯知名人士就中阿合作、国际秩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93年10月，中国—阿拉伯对话第二次会议在开罗召开，双方对话与合作不断加深。

中埃建交后，中国积极帮助埃及培养能说汉语、熟悉中国文化的专门人才。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是埃及最早的汉语教学基地，是在埃及高教部

① 唐宝才编著《中国——埃及》（阿拉伯文版），第72页。

② 李振中、白菊民编著《开罗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70页、173页。

1958 年批准试办的中文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今已取得长足发展，为埃及外交、新闻、教育、贸易、旅游等行业输送了许多毕业生。2004 年 10 月 9 日，埃及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开罗大学正式开办中文系，旨在培养新一代能够承担传播中国文化使命的埃及人，同时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提供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2001 年 7 月 16 日，中国新华社与埃及中东社在开罗签署了新闻合作与交流协议。2002 年 10 月 29 日，开罗中国文化中心落成，这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三个文化中心，在中埃两国友好交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埃及副总理兼埃中友协主席瓦利和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出席了落成典礼。

开罗中国文化中心承担着中埃两国文化交流的主要工作。仅在 2015 年，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文化交流活动约 80 场，参与文化交流、教学培训等活动者达 3.6 万多人次。^① 2016 年是中埃建交 60 周年，双方决定在埃及举办中国文化年，在中国举办埃及文化年，并组织音乐舞蹈演出、艺术家互访及文物展。2016 年 1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在古老的卢克索神庙广场共同出席中埃建交 60 周年庆祝活动暨 2016 年中埃文化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参观卢克索神庙，听取埃及文物部长达马提的讲解，并畅谈两国古老文明的特色，共忆中埃文明源远流长的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是中埃文化年的点睛之笔，谱写了中埃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2007 年 3 月 8 日，国家汉办与开罗大学签署了《关于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协议》。同年 11 月 29 日，北京大学与开罗大学签署了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执行协议，成立了埃及和北非地区第一家孔子学院。2008 年，华北电力大学与苏伊士运河大学合建了埃及第二所孔子学院。此外在埃及还开设有 3 个孔子课堂。2020 年 9 月，中埃签署《将汉语纳入埃及中小学作为选修第二外语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汉语教学正式进入埃及中小学教育体系。

到 2019 年下半年，埃及共有 16 所大学设有中文系和 2 所孔子学院，有约 2000 学生在学习汉语。另外，还有许多埃及人在中国文化中心学习汉语。2019—2020 学年，共有 364 名埃及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是非洲国家中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最多的，学习领域包括航空航天、生命科学、海洋科学、机械工程、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着力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才。^②

① 王雪、马明亮 《开启中埃文化交流新时代》，《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 年 1 月 19 日。

② 刘素云 《今年有 364 名埃及学生获中国政府奖学金赴华留学 位居非洲国家之首》，国际在线，2019 年 8 月 29 日，<http://news.cri.cn/20190829/3d676c69-be4c-32ae-bee8-75ec5121beea.html> [2021-03-15]。

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在中世纪的几百年时间里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在近现代，由于多种原因，它们变暗淡了些，但仍有潜力，人们期待它们再度辉煌。^①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互鉴关系将更为密切，通过文明互鉴使双方文化更加辉煌灿烂。

中埃建交对中非关系的重要影响

埃及地跨亚非两大洲，处于亚非欧三大洲海上交通要冲，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影响力很强。基于埃及在非洲、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地位与影响，中埃建交打开了中国与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建交的大门，对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建交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起到积极的催化和推动作用。

（一）中埃建交对中非政治关系的影响

埃及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中埃建交开启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自此至 1966 年 10 年间，中国与 10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是：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索马里、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在此期间，我国又先后与 18 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除去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的 7 国之外，还包括：几内亚、加纳、马里、扎伊尔、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刚果、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贝宁，形成我国与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的第一次高潮。^②

中埃建交的“示范效应”很快显现，其中最典型例子就是阿尔及利亚。1954 年 11 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举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1958 年 4 月阿尔及利亚民族代表团访华时，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愿意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军事援助。1958 年 9 月 22 日，在阿尔及利亚成立临时政府第三天，中国即宣布予以承认，成为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同年 12 月 20 日，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建立外交关系。1960 年 5 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长贝勒卡塞姆时表示：“我们对阿尔及利亚正义斗争的支持是长期的，不但现在支持他们的武装斗争，在阿取得独立后的建设中，也将给予支持。”^③ 1962 年 7 月 3 日，阿尔及利亚正

① 唐宝才：《阿拉伯文化面临的挑战、发展趋势》，载张宏、刘欣路编《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埃建交 60 周年纪念文集》，第 200 页。

② 安惠侯：《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始末》，第 9 页。

③ 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50 年外交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8 页。

式宣布独立，中国领导人在当日便致电表示热烈祝贺。中阿建交后，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共同维护第三世界的利益。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 76 张赞成票中，非洲国家占 26 票，其中阿尔及利亚是提案国之一，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埃建交及中埃关系发展有力推动了中非关系发展。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随着中非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这与中埃友好合作有密切关系。埃及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中非合作论坛，并积极参与论坛各项行动，以论坛为重要平台推动中埃和中非合作。2009 年 11 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美丽的埃及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举行。埃及成为继埃塞俄比亚之后第二个举办中非合作论坛会议的非洲国家，为论坛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2021 年 1 月 10 日，中非合作论坛第十四届高官会在北京举行，这是论坛 55 个成员在论坛机制内又一次“全家福”式的聚会。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高官会在线下举办并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会议进一步凝聚中非合作共识，共同筹划办好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曾表示“埃及从一开始就积极推动成立中非合作论坛，这一论坛的设立体现了非中人民的传统友谊，并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典范。”^① 中埃长期友好、密切合作，对于推动中非友好、中非合作和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埃及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支点国家，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为埃及发展带来良好机遇。塞西总统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与埃及优先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加强经贸合作、密切商业往来和金融一体化、促进人文交流的努力方向相契合。”^② 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务实合作发挥着引领作用。2019 年埃及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它在推动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及非盟《2063 年议程》加强协调合作等方面的作用将日益彰显。^③

2019 年 7 月 16 日，“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新实践国际论坛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来自中国、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的 80 多位政府官员、企业家、专家学

① 《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沙姆沙伊赫开幕》，新华社埃及沙姆沙伊赫 2009 年 11 月 8 日电，http://www.gov.cn/jrzq/2009-11/08/content_1459418.htm [2021-03-09]。

② 《共建一带一路 实现互利共赢》，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427/c1002-31053205.html> [2021-03-16]。

③ 唐宝才：《埃及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将日益彰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5 月 10 日。

者等就中非产业促进、非洲工业化进程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此次论坛是由中国“一带一路”非洲研究联盟和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主办。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韩兵在致辞中表示“埃及作为2019年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中非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①艾因·夏姆斯大学校长阿卜杜勒·瓦哈卜·伊扎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大学愿意同中国及非洲其他大学一道，深入研究“一带一路”相关政策，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建议，为埃中、非中各领域合作提供学术支持。

（二）中埃建交对中非经贸合作的影响

中埃建交后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发展，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典范。中国援建或中埃合作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等项目引发广泛关注，对于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只跟埃及、摩洛哥等少数非洲国家有贸易往来，后来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中非关系发展而不断扩大。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经贸合作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时期，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总体合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中非经贸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非关系的内涵，巩固了中非关系发展的基础，为新时期中非友好合作注入新鲜活力，带来强大动力。

1950年中非贸易额只有1200万美元，2000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9年中非贸易总额为910.7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4年中非贸易额2200亿美元，是2000年的22倍，达到历史最高峰。2018年和2019年，中非贸易额分别达2042亿和2087亿美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中非贸易额降至1870亿美元，同比下降10.5%。其中，中国从非洲进口727亿美元，同比下降24.1%；对非洲出口1142亿美元，同比增长0.9%。中国已连续12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②

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中非贸易结构也在逐步优化，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继进入对方市场。由于双方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最主要是机电产品，已经占到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从非洲进口商品以农矿初级产品为主，近年来非洲农产品对华出口增长加快，埃及的柑橘、南非的葡萄酒、加纳的可可豆、埃塞

① 《“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新实践国际论坛在埃及举行》新华社开罗2019年6月16日电，http://www.gov.cn/xinwen/2019-06/16/content_5400851.htm [2021-03-16]。

② 《2020年中非经贸合作综述》，中国商务部网站，2021年4月12日，<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tj/zh/202104/20210403051448.shtml> [2021-04-15]。

俄比亚的芝麻、突尼斯的橄榄油等特色产品，越来越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此外，实现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是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全面落实该计划，中方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实施对非贸易专项计划，设立非洲产品展销中心，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海关、商检设施条件等。中国还给予埃塞俄比亚、贝宁、布隆迪等 30 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 97% 税目的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向非洲扩大市场开放，促进非洲对华商品出口。

中国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秉持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不断扩大对外投资。非洲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正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对外资需求尤为迫切，各国都在采取措施扩大吸引外资。非洲在道路、港口、机场、通信、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需要大量投资，在农业、制造业、教育、医疗、商业及服务业、社会民生等领域也需要大量投资。投资合作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非经贸合作的主要增长点和中非关系的重要利益契合点。

2003 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只有 7500 万美元。2008 年随着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股份，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高达 54.9 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最高。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降至 14.4 亿美元。2010—2016 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每年大致保持在 30 亿美元左右。2017 年和 2018 年迎来大幅增长，分别达 41.1 亿美元和 53.9 亿美元。2019 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降至 27.1 亿美元，同比下降约 50%，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2.0%。截至 2019 年末，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443.9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 2.0%。中国投资遍布 52 个非洲国家，在非洲的中国企业超过 3800 家，占中国境外企业总数的 8.7%。^①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但是投资行业保持相对集中，主要包括：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金融业以及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从投资主体来看，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已占到中国在非洲企业数量的 70% 以上，成为对非洲投资的重要力量。从投资模式来看，自 2007 年中国在非洲设立了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以来，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非投资合作的创新模式和重要平台，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便是其中的典范。

中国还本着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精神，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发展援助，并逐步扩大援助规模，创新援助模式，提升援助效果，以援助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以非洲发展带动中非合作，并最终实现中非共同发展。中国对非洲援助方式主要包括援建成套项目、提供一般物资、开展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

^① 中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2020》，2020 年 12 月，第 71 页。

发合作、派遣援外医疗队和志愿者以及减免受援国债务等。援助领域包括农业、工业、贸易、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医疗卫生、教育、能力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中国对非洲援助有力地促进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帮助受援国改善民生,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为实现中非共同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三) 中埃建交对中非文化交流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①中国与非洲都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中国和埃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非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双方文化接触与交流源远流长。中埃、中非在彼此尊重、相互欣赏对方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埃及文化交流历史悠久。1955年5月签署的《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为中埃建交和全面友好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在中埃文化交流的启示和带动下,中非文化交流也逐步全面开展起来。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机制不断提升完善,中国与所有非洲建交国家都签署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并不间断地签署年度执行计划,为双方开展文化交流提供重要保障。中非文化交流正在向常态化和品牌化发展,例如“欢乐春节”已在非洲举办十多年,日益成为对非文化交流的靓丽名片和重要品牌。中国先后在贝宁、毛里求斯、埃及、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摩洛哥设立文化中心,成为促进中非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此外,中国还不断加大对非洲文化人才培训,为促进非洲文化发展和中非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中埃、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呈现出规模日益扩大、领域不断拓展、形式趋于多样,层次逐步提升等特点。中非双方教育合作机制、留学生教育、孔子学院建设、高校校际交流合作、职业技术教育合作、教育援助等方面的合作取得显著成果。以留学生教育为例,1956年首批埃及留学生来华学习,这是中国招收的第一批非洲留学生。2000—2011年,中国为非洲各国提供的政府奖学金名额从1154人增至6316人,增长了近5倍。^②迄今,中国共向非洲国家提供了约12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洲国家陆续有自费留学生来华学习。刚开始数量很少,比如1990年只有3人,到1999年发展到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② 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新世纪中国与非洲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回顾与展望》,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248 人。^① 进入 21 世纪以后，来华学习的非洲自费留学生大幅增长，并在 2005 年首次超过了政府奖学金留学生。随着中国影响力日增和中非关系全面发展，选择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快速增长。未来这一增长趋势将会继续保持，中国已成为非洲学子的重要留学目的国。

此外，近年来，中埃、中非在科技、卫生、媒体、智库、青年、妇女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丰富多彩。人文交流有利于增进中非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认知，厚植中非友好事业的社会基础。

总之，中埃、中非开启外交关系 65 年以来，中非传统友好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历久弥坚。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事业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中非关系发展带来新机遇，中非友好合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在涉及彼此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合作，中非关系的政治基础不断夯实；双方经贸合作保持强劲增长，大大丰富了中非友好合作的内容，为中非关系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与此同时，双方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领域越来越宽广，渠道越来越畅通，日益成为中非友好合作的新亮点，从而使中非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不断扩大和巩固。

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多变国际形势影响，中非友好合作依然面临重要历史性机遇，合作前景光明。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非洲人民也在为实现《2063 年议程》远景目标与和平繁荣的“非洲梦”而砥砺前行。共同的发展任务、高度契合的发展战略、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使中非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和团结在一起，肩并肩地大踏步前行。面向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埃、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将迈向新征程，谋划新发展，推进中非团结抗疫及各领域合作，丰富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更好地造福 27 亿中非人民。

（责任编辑：吴传华）

① 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中非教育合作：发展经济，育人为先》，《人民日报》2000 年 9 月 12 日。

Africa. Under the dimension of history ,the CPC ' s view of Africa presents a unified , connected and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vein. The CPC ' s view of Africa is characterized by four stages under the dimension of history. The African Perspective of the CPC is born out of common emotions ,serves the African people ,solidifies in mutual benefit and win – win situation ,and finally opens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The CPC ' s view of Africa has unity and continuit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is in fact a historical inevitable choice. Behind the CPC ' s view of Africa i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tinuous change. It is also a continuation of Sino – Africa relations towards a new journey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finally reaching new heights. The CPC ' s view of Africa ultimately ends up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ogether with Africa. This is not only the way to realize the second – century plan of the CPC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direction for the CPC to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anifes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Chinese road.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view of Africa ,historical dimension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uthors: Gao Tiany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 Mu Tao ,Director and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History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 200241) .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Far – Reaching Influe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gypt

Tang Baocai

Abstract: Sixty – five years ago ,China and Egypt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Egypt was the first African and Arab country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New China ,making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New Ch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nd Egypt are both countries with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 long history of friendly exchanges ,have simila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face common development tasks.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gypt is an event of historic significance ,which has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65 years ,no matter how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has changed ,China and Egypt have always understood and respected each other ,trusted and supported each other. They have been each other' s trustworthy friends ,partners and brothers. China – Egypt relations are the pioneering example for building a China – Arab and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a “demonstrative effect ,” which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e deepening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Arab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large.

Keywo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gypt ,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hina – Arab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pioneering example

Author: Tang Baocai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and member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Middle East Studies (Beijing 100101) .

Africa' s Food Plight and the Dilemma of the GMO Revolution

Xu Zhenwei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have sharply opposite attitudes on GMO. This antagonism has not only affecte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but also the third party ,Africa.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urposes ,the United States initiates the second green revolution with GMO technology as the core content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by means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food aid ,and exports technology norms to Africa a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build its own technological hegemony. EU countries ,however for reasons of security and market protection ,prohibit the promotion of GMO and restrict the import of related foreig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a result ,African countries are in a dilemma: on the one hand ,based on food security factors ,Africa hopes to increase crop yields and alleviate the food crisis through new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Africa is worried that expor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products will be hindered and it will lose its external